

夏峯先生集卷之四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序

四書近指序

或問學何爲也哉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間故日不離日用常行內

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周元公曰聖希天程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卽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殆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隄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

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  
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  
讀書破萬卷究于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  
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  
不能滿其分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卽如清任和  
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微箕比干至  
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  
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  
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

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載聖人之精神色笑  
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  
履聖人之地而忘其深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  
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  
生動余竊矣偶讀論語復識數言於首標曰近指以告  
吾黨士之共讀四子書者亦以示不可求於遠且難之  
意

理學宗傳序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

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已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

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闕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

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享其  
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享其  
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喆納  
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宏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  
師有傳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  
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  
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  
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  
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文端意有所屬矣宗傳其十

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尙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



賤老困躓於流離曩知饑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  
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遲城  
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序後至蘇門益廿  
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覩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  
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  
編管窺蠶測之見隨所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  
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  
者

取節錄序

取節者蓋自名公碩輔以暨農夫婦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幾於理道而得於聞見之真者則急取而錄之也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勲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於農夫婦女一言一動之根於性而中於情則汲汲焉以書非與名公碩輔之後獨與農夫婦女之勤也名公碩輔賢之鉅且累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農夫婦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是編也自癸亥迄今人不問貴賤行不問鉅細只取其一念一事之足色可以興豪傑而

範世俗則隨筆書之間亦有其人素在可憎而偶有可錄尤不敢以惡而棄其美王汝止之言曰滿街俱是聖人焉知農夫婦女之所與知與能者非卽名公碩輔之所不知不能者乎

聖學錄序

三代以前治統卽道統也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儒韓子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遞及於

明薛子瑄陳子獻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  
洪先顧憲成馮從吾皆醇儒邈其源淵蓋緣明二祖列  
宗心學之密直接一中之傳真以身行道於天下者也  
恐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關於道統者輯爲一帙  
名爲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炳如日星後之學者知諸  
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者之鈞陶其所繫豈淺鮮哉尼  
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朱之傳註表章爲先其衰年寡  
識敢曰表章前聖然賴天之靈苟安邱壑一日不死一  
日不敢謂無事自辛丑元日焚香手錄其得若干首味

附臆測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

### 家禮酌序

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貧富之不同器數文物之互異分之爲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爲衆家共由之禮此其所以酌也不驚夫婦之愚不傷渾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鼎彝寶玩之而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絕于天下後世耳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

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嘗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卽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禮行自上爲公卿大夫設不得不畫一式焉使行禮者知所趨士亦不忍自爲非薄易知簡能乾坤不易之禮尙忠尙質尙文皆易簡中之不得不然今之四禮雖云廢矣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名存而實在其中矣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不消其忠信之初禮何常  
不易也不簡也近寧陵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  
先進之遺聞嘗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  
更有望後之君子云

中州人物考序

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  
之不能取善於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尙  
論於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尙友  
古人可或靳歙殘年山棲無所事事偶於素問素見者

得百十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  
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  
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  
謂也此五者途轍雖分而本源乃合篤就其時其地各  
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  
則迥乎不同矣予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勦亂簡武不  
可簡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  
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  
稱抱道於身未用於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



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敘列六科而以隱逸終焉  
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爲敘神廟以後成案未定慮  
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已之  
渺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嗣後有聞尙期續入

畿輔人物考序

予考中州人物規模畧具有燕趙士過視夏峯者曰吾  
鄉勲名節義不滅中州豈可無述因據案頭諸書暨夙  
昔所聞見者次第之類分例議一如中州按自洪武戊  
申十六傳至崇禎甲申二百七十七年有開國靖難之

功臣有遼國之節臣正統己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  
于時死綏授命之士視建文時何如哉說者曰高皇作  
人之化旣厯三紀世變風移故得養士之報而遼國諸  
忠殺戮太慘未免干和夫高皇之制中官不得干預政  
事而逆瑾逆賢輩相繼煽亂屠戮忠良夫賢人者國之  
寶也人之云亡則那家未有不殄瘁者蓋爲善者誅則  
人相懲而不爲善人相懲而不爲善則何所不至矣瑾  
賢二案士大夫以節見者亦不少然士大夫何樂乎以  
節見也甲申大難人主卽銳意有爲而元氣銷鑠殆盡

欲速瘳適以促之速亡耳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  
死忠原非二致而神京陷沒死社稷者僅二十餘人以  
視建文時又何如哉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  
人才之隆替而其原本總造于大君之一心予述明代  
二百七十七年來歷幾成案案各有人人各有事幾朝  
爲京師首善之地更不可缺第愧衰遲寡陋聞見不博  
敬俟後之君子再爲考入

天難錄序

從來盜賊禍人國時有之矣然未有帝后妃嬪太子諸

王俱罹弑逆竄逐如甲申者也凡有心者尙忍言哉當時外城旣陷帝猶詔對廷臣爲守內城巷戰計數問無一應者乃推案憤起手刃公主令國母投繯復殺妃嬪數人縊於萬歲山隱慘矣按先帝憂勤十七載苦心危慮志欲有爲而竟蹈敗亡禍亂以爲天下惜由此言之上有失國之君下有興王之臣其國欲亡不可得也上有保治之君下有致亂之臣其國欲不亡亦不可得也蓋英斷之主固自有神聖之謀而內外臣工復伏心緘口以俟上意之所存天下豈復有臣哉賢才凋謝之後

國逢多難元氣銷亡立欲振起此欲速所以不達以致  
哲辟殞身愚賤飲泣曲沃并研通州穀城輩不知何以  
施面目也從古無平而不陂之理迫其陂也不歸過於  
其君則諉罪於其臣皆偏執之論豈情之平也哉憶遜  
國時文皇以叔代姪勢成於相激而一時靖節之臣死  
者死遁者遁不下數百人逆闖犯順至尊龍馭禍慘於  
黃巢而殉義之臣不及遜國一二豈前此盡忠良而後  
此盡頑冥與蓋有所以作之也遜國當高皇培植之日  
人人思所以報高皇况值國運初開未經斲喪嗣是而

後幾番瑤圃幾番摧折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甲申諸臣之死其忠肝義膽出於摧折銷鑠之餘視遜國時其難與易爲何如也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 兩大案錄序

兩案錄者一錄從來創業之君若臣一錄從來中興之君若臣蓋此兩案者舉世莫大焉而千古之英雄豪傑經世宰物莫有外焉故錄之也或曰主聖臣忠不必盡在創業與中興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階尺土不藉一民赤手而混一海內事誠難矣若噓嚔

之灰尋已墜之緒踈迷而恢復大統亦豈易言然中興  
又視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綿促  
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東漢節義之盛超軼前代昭烈  
猶能以偏安一隅繫漢九鼎蓋天原不輕生一大有爲  
之人經幾屯蒙晦塞戕夷殺戮之慘始生一人焉以底  
定之而一時之雲龍風虎共濟時艱者無一非承帝心  
之簡在而此一人與眾人不知費幾許心力歷幾多死  
生而始成一代永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艱矣哉若以  
易心承之鮮有不顛隳者人徒見功之難成若謂天之

不欲平治天下且疑天之私暱奸雄豈知陰陽消長氣  
機感召有數存焉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爾案之人  
不能盡舉其著者亦有我見爲著而人見爲平人見爲  
平而我見爲著者各存所見而已矣英雄有濟事之才  
英雄有成事之時才與時相值則身享道泰無疚無惡  
矣如非其時而氣凌膽決豈甘俛首下人故欲濟一時  
事遂不暇計千載之名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不爲此三代盛時事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之後將不  
堪言予謂古今治亂商周之際其順天應人之舉不可



無武周至於叩馬一諫不可無夷齊若天地之大日月之照臨而垣星之不動者亦寓于其間蓋撐持宇宙運旋造化英雄各以其時砥之耳故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范箕生箋古人交序

余讀古人交未嘗不掩卷嘆息而重有感於今之交也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甚有肝膽與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觴凶終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轉眼若不相識且擠之而下石

焉者此范子箕生所爲箋古人交也箕生意豪氣上生平所與交者石卿鄴若數君子耳然交惟不濫交乃終合古人所謂情好日密者蓋其中有義焉非如今之承順比昵便以得朋自矜詡余聞之賢者弗昵昵者弗承故骨肉非義久必殘鄉族非義久必睽況朋友原以義合者乎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故曰君子有交小人則否蓋君子敦篤乎君父之大而旣翁好合一身全備之方能出而問天下士親見其人之可交也然後通名姓具拜問告祖父而締盟好屬之以人倫之重而

託以終身之業故不明于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  
安也不明于友道之關五倫而欲以敦友倫未見其盡  
善也余廿年從伯順侍一泉先生而定交懷涑公其于  
友朋之義聞之頗悉迄今回首當年奉杖履而坐春風  
者人人各厭所欲而往真趣淋漓不知主客終先生之  
世無損友之害至懷涑公與奉常同被難一被兵殺死  
一偶不被殺而不死然竟以不被殺之身而臥護殺者  
之屍三晝夜真古人所謂共死生同患難者矣余與君  
家交三世竊自幸親見古人是箋也箕生固得其傳于

祖若父者也問序之言曰京輦朋簪如雲而獨借文於數百里外其意正不草草余固知其意故不敢以愚昧寡識辭而聊附一字于簡末

鹿氏家訓序

古來象賢稱難尤難于累代高賢之後以觀鹿氏何祖燕孫繼炳如也靜觀少秉祖太常公教鳳毛蔚起洎太常列難靜觀舉于鄉已又奉父解元君之諱手三弱弟上食曾大父淚隨七落嗟痛哉靜觀願念祖父身殉忠孝高祖侍御實用直諫導崑崙至曾大父夙敦孝友尤

以拚軀急左魏諸君子之難誼高千古淵源懿烈萃于  
熒疚何得痛而忘懼暇則手纂高曾以下往還家信聿  
當耳提題曰家訓蓋一家精神流注絕不及私卽寸楮  
往復罔不于倫常大義洗發彪炳淵源厥有自也以啟  
曾大父蹶然爲加一餐日有是夫孺子志氣可嘉也予  
獨謂而祖若父文章垂世從德性發皇何啻震霆破睡  
且不暗神廟間諫章光日月者誰歟經國繩家燦若球  
璧而斤斤茲纂何爲靜觀曰固也先業在天壤不穀惡  
能忘顧公諸世者未敢私然私諸家者又何敢不私邇

筒寸楮一節而全體之所爲備韋弦作佩竊比滴骨滲  
血之義云爾是時適奉太常優恤之旨蓋太常殉難年  
餘題卹未果解元匍匐敬闡實以鬱悴致殞一時大忠  
純孝震涌星河無何贈廕祠諡煌煌交錫人謂精誠所  
格也會有以廕秩爲大宗諷者靜觀悽然曰是言胡至  
于耳不穀少稟先訓名義大關聞之已悉業徼其鄉書  
又何忍祖若父化血椎心之慘先吾子而後弟且奚慰  
曾大父衰年一慟予聞而偉之嗟乎此詎可聲音笑貌  
爲哉居恒檢飭名行裕如耳而非迫試于顯名厚實手

足骨肉軒輕之衡則光焰不發比于先嫩使捐軀不烈  
叫帝無靈而徒生博忠孝信友之名非倫常一大詬耶  
廕秩一節義概凜然知靜觀是訓不徒纂以手矣予辱  
太常肺腑之雅四十年存沒關心今可破涕爲笑則謂  
是纂也可以教慈可以教孝可以教忠可以教義祖孫  
父子名教干城有心人當不河漢予言耳

鹿仁卿北海亭集序

昔年鹿伯順認真草十五種梓成而詩不與焉曰不欲  
使人名我爲詩人也然則何獨梓文曰亦不欲使人名

我爲女人也第隨地隨時各有其事無文以誌之則精神恍惚而不可據故偶借語言以寄其行事并不欲使人名我爲矜名矜節之人也噫惟無矜名矜節之心故利不趨害不避坦然揭日月而行而卒以忠死其詩與文亦皎皎獨行精光不可沒滅今仁卿之詩文具在其格律與伯順固各有面目然不欲以詩人名不欲以文人名不欲以矜名矜節之人名則父子有同心耳故於伯順之難竟以鬱悴憂勞而死忠孝兩倫父子分據總之各以勢會適然行所無事初無矜名矜節之心此其



粹然益然完其所以爲子卽完其所以爲人又何恨阨  
于年而功業未見于世哉仁卿以辛酉冠京闈聲光赫  
赫居然有千仞覽輝之望然仕進之志淡如至如唐宋  
九青給諫薦舉部檄屢催苦辭求免是豈以窮達潛見  
二心者乎父投之日不茹葷不御肉鮮華丈夫毀者過  
半親知有以醴酒乾肉勸進者曰先君子血漬禾土當  
園野僵臥時誰憐而進之食者知者謂與魏忠節子學  
泐慟父而死南北數千里前後正合符忠節父子亦以  
患難接踵擁臥北海亭中者也予與杜子君異輯仁卿

之詩與文而名之曰北海亭集集成靜觀屬爲之序予  
知仁卿之不朽不獨在詩與文矣靜觀駿才煥發行且  
以詩文名天下諒亦不徒使人名爲詩人也名爲文人  
也

新安縣志序

予讀高陽志至孝子齊癘以促燈爲業日市酒餅餽其  
母旁爲唱讚以侑觴又讀鹿伯順爲魏童子傳其母他  
適童子時備於人間而急追之爲奪者所持不能脫踣  
地呼天聲竭淚血未幾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

其母不能前童子遂及之得爲母子如初此二事未嘗  
不疑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而以登於孝子之列與忠  
臣義士循吏名儒同類而共稱之似覺非倫丙子春偕  
鹿伯順過孫少師師儉堂因舉以質之少師曰論人各  
隨其分量以諸侯王之孝律士庶人士庶人何敢望以  
士庶人之孝律諸侯王諸侯王豈屑顧哉孝友之行不  
以銀黃鐘鼎而加豐不以說禮敦詩而始有愚夫愚婦  
行格神明則庭中之愛膝下之歡視移情於少艾妻子  
得君者此中正千里耳人人親長而天下可平旣無煩

借取又無庸等待長世作人者無非啟之以興孝與弟  
之良各觸其事親從兄之實風俗人心以此稱美詩歌  
文賦以此興思卽忠臣義士亦婉轉而達其孝弟之念  
烈女貞婦皆篤摯而堅其孝弟之心所謂爲仁之本百  
行之原意在斯乎然則齊癘之日市酒餅也當與茅容  
之殺雞老萊子之戲綵同一情事魏董子之孝感風雷  
可比三年不雨六月飛霜豈以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  
而易視之哉伯順亦云王汝止滿街皆聖人全在此處  
看出予聞而躍然曰此可以得志之全體矣傳前之循

良後之欲循良者勸矣傳前之賢孝後之欲賢孝者勸  
矣世有升降代有污隆總人心爲之人之賢愚好醜雖  
憑世以轉而轉否爲泰轉危爲安轉澆薄而歸醇厚道  
之能與人之能與不學不慮之良一捷卽醒總是以人  
治人之事若非其人之所有而強以令民堯舜亦必不  
能然則志也者其誘人作善之路與人爲善之心乎若  
安有考有志第因仍其舊文飾所未備景前事以爲師  
綜後事而有據顧享今之逸者不念前之勞槩忽爲他  
日之文而不原其著作之始則義之所不敢出也

郭公望俊傑傳序

予過公望多景樓樓頭几上一編曰俊傑傳傳凡八人漢之子房孔明唐則懷英子儀宋稚圭希文與元晉卿明誠憲噫此八人者真千古俊傑也哉八人而非俊傑誰當稱俊傑者水鏡之言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不甘以凡民自圓便是以後傑自期爲之卽是其誰限之公望靜息多景樓曰與此八人對也其識趣過人遠矣憶茅止生嘗謂予與伯廣曰劉元德一庶宗耳四海無家徒以一言結無地

樓臺欲臥元龍于百尺樓上千載下遂以百尺樓專屬  
元德他人不得過而問焉今我輩固各有百尺樓也不  
知誰當據其上者伯順問止生止生日吾欲臥郭子儀  
李光弼耳伯順曰吾已延陸子靜王伯安矣予曰陳太  
邱郭林宗是予客也今公望臥此八人于多景樓其好  
客過吾儕遠甚多景樓固當與百尺樓並峙千古矣公  
望爲蘇門先生副負高才守先蔭李德裕一流人甲申  
後銷前代蔭一意恬養絕意仕進非所稱識時務者耶  
其手錄此八人也亦所謂奪他酒杯澆我礪塊耳

郭公望隱逸傳序

余幼讀書妄意當世之務迨四十五十無間志不獲聘而良圖弗集念遂中阻遠取皇甫謐阮孝緒暨薛應旂所編尚士傳讀之欣然有會錄巢許嚴陵而下數十人晨夕晤對亦師亦友竊慕爲太平無事之民東園之樹枝條再新業不增舊願與時違故國旣難久安遂攜幼過其城之野得交郭君公望商考古昔逸士公望別開手眼以不謬於聖人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爲則蓋所謂龍德而隱者也或飛或躍或潛跡固不同總此龍德耳



所取僅七人分四科周茂叔邵堯夫傳之一郭林宗陳  
太邱傳之二管幼安陶元亮傳之三劉靜修傳之四遇  
各有時人各有志公望曠觀上下而有麟鳳松柏之嘆  
以余觀之古今邈矣有道仕無道隱何代無高人逸士  
廉頑立懦而獨取此七人爲合孔氏之隱蓋亦其志之  
所存也魯論載楚狂丈人晨門荷簣儀封沮溺七子者  
孔子之所謂隱者也然非孔子志之所存也蓋孔子東  
周之志太熱而七子忘世之心過冷七十二君不用率  
與羣弟子修明六經歸老洙泗之上俾天下後世見其

志夫亦各有所取焉耳公望前有八俊傑傳後有七隱士傳俊傑而奚止於八也八人乃行義達道仁覆天下者也隱士而奚止於七也七人乃隱居求志天下歸仁者也求志者求此仁行義者行此仁此孔門用行舍藏之旨孟子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八俊傑七隱士亦所謂易地皆然耳今有人焉樵西山釣東海攜手雲林舍公望其孰與歸

黃石齋麟書鈔序

明三百年祖德深厚臣之以忠死者多矣最烈者得二

人方正學之死靖難也黃石齋之死鼎革也一始之二  
終之純忠大義百折不回前後有同揆焉其還于性命  
精于詩文兩先生亦莫不合劉念臺先生序明理學以  
正學爲首倪獻汝序理學宗傳以石齋爲終人謂其節  
太奇死太烈理學先生見幾明哲似不如是之癡劉倪  
二公正謂其節之奇死之烈忠到足色方於理學無憾  
耳舍忠節別無理學之骨死生去就歸潔其身豈可以  
一律論近世談學者大約繩趨尺步不開人以指訾之  
端有破一成之見犯曲學之忌者羣起而誣之不遺餘

力卽如范文正司馬君實則以其功業太盛方正學黃石齋又以其節烈太奇噫理學而必無事功必無節烈則一鄉黨自好之士耳奚孔孟之足云竊思道統肇自伏羲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自孔子而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其人止矣豈臯箕伊傅不得進而與程朱比隆耶蓋唐虞之時五臣皆聖春秋之際閔冉皆賢取其最者而已孔子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孰謂周程得與斯道之傳餘皆爲門外人哉忠節亦學也事功亦學也文章亦學也莫

不有孔子之道焉是豈可以執一論哉石齋著述極富  
大滌函書最後出其門人以爲絕筆又名曰麟書博兒  
錄其文與詩若干首因序之

貞靖夫人序

貞靖夫人郭宗伯蘇門先生繼配也天啟壬戌東事棘  
朝臣爭送眷屬歸公里居久夫人新入門先馳疏請纓  
隨攜家與疾就道憂勞增病甫抵國門而病轉劇遂不  
起瀕危時謂夫人年甚幼雖四月爲婦而義激於同讐  
情踈於居室故遺命遣之歸宗伯諸子弟欲遵治命夫

人以死自誓千里扶柩哀毀倍甚旣葬復申前議夫人  
誓死益堅經年坐臥一樓齋素簡默不問戶外事嘗流  
氛狂熾避亂山中雖顛沛之際不改常度眾謀南徙夫  
人曰吾寧死此不及亂也與大參公淑人同宅而居自  
奉淡薄督婢媪輩以勤儉聞政嚴肅三尺童子不輕出  
入卽子姪輩亦不輕相接今年已五十餘矣朝廷功令  
三十前守節過五十歲者例宜旌又命婦不旌節以節  
其所應操者耳夫人自十五居孀冰操幾四十載乃以  
宗伯夫人而不得一邀旌典余因有感於夫人之節爲

難能也節以自靖豈曰邀名嘗稽六經所載春秋與詩節婦各一伯姬死於火其妻以棺舟自誓宗伯例此古諸侯而夫人以死自誓其妻不是過以十五歲誓棺舟之操則尤其美之所難夫宗伯遺命謂矢志從一原不可槩望之婦人女子況琴瑟未久正恐中情難懽豈意夫人堅貞孤潔歷四十年自靖以自獻於夫子者自問字正名已終身而不渝乎他日國史自當有爲夫人立傳者予曾識荆宗伯公又交嗣君公望茲同人各賦詩爲壽按周禮議諡清白守節曰貞恭已鮮言曰靖雖非

爲婦人設而夫人之德潛有合焉因僉稱曰貞靖夫人  
夫人姓李氏新鄉人

尤西川要語序

予輯中州理學一編明代二百七十餘年得理學之士  
十有二亦盛矣哉按世次曹靖修生永樂間侍御萬錫  
生正統何文定許莊敏王蒼谷崔文敏王肅敬五人皆  
生宏治繼其後者則西川先生也先生受學於王文成  
之門人劉晴川先是靖修文定文敏皆主紫陽而先生  
獨尊信師門良知之說門人孟公化鯉化鯉之門人張



公信民其學淵源不問可知寧陵呂新吾新安呂豫石  
學各有得樹幟中原不謂中州一片地多生千古人而  
十二人者河南一郡居其七竊嘗論之學以孔子爲崑  
崙顏曾思孟則五嶽四瀆也濂溪以周伊洛以程橫渠  
以張紫陽以朱象山以陸皆能爲其山川重所謂小德  
川流總之以海爲歸宿其道理雖有迂直遠近朝宗於  
海則一見不必相同意不必相非先生有言能翻前人  
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更是妄也又  
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

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此文成宗旨也中州之學傳紫陽者有人傳文成者有人兩路俱足以證聖後有興者不必分左右袒而一意進修則善矣道喪學荒有師帥之責者爭相與崇重理學踵十二人而起者寧有數乎

曹月川太極圖西銘述解序

涇陽有言河圖洛書爲造化傳神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傳神西銘就既有天地說起太極圖說就未有天地說起其言明肅簡嚴於諸書本末大旨各開一局不相

假借而要之未嘗不互爲闡明攝持以統歸于一是濂溪之太極橫渠之西銘實三代以下庖犧也然後世知元公者鮮紹興乾道間屢以二程請配孔子之廟而祀於學宮皆不及元公至有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噫可謂文厄矣若訂頑砭愚上推極於乾父坤母下推極於戲言戲動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深哉誰其知之月川子於太極圖說暨西銘大都以朱子爲依歸獨辨戾一則所以効忠於考亭者良工心獨苦謂朱子之解太極旣云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





受不外執中何其約也豈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于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又何其約也一越其宗卽爲畔道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無非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于楚附以近溪語錄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近溪之說與陽明合符予謂由陽明而子靜而純公元公豈有不符哉由純公元公而顏會思孟以邈之孔子

豈有不符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卽合亦離也竊願學人因伯順之說觀伯順之行予自丁酉交伯順伯順子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一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爲融通了斯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矧之不一哉

劉文烈遺集序

人生天地藐焉中處卽百年亦且暮耳然其形雖微而  
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  
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  
孝大節必慎守深惜罔敢殞越及當大故臨大難其所  
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直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  
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殆其人歟先生弱冠舉  
于鄉卽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逾壯始及第嘗曰周  
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博一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  
周金公鉉吳公甘來總總爲斯道斯民憂當逆國猖獗



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辦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皆  
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僚友門人輩僉商進止公曰國  
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  
乎禽視鳥息于天地者無論卽矜激于意氣慨慕乎聲  
聞此中顧戀遲回涕漣兒女卽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  
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  
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  
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  
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

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  
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  
予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予有  
甲申大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會過雍邱欲  
謁公祠而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能克家難後自毀不  
仕未幾以憂瘁死冢孫苜石始梓公遺集十二卷行世  
苜石過予蘇門問序予欽公之人固不待讀其文今讀  
公之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收離也周程張朱  
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逢比干之文至今在

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偽襲于一時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假者嘗存今世之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卽先生之人而已矣

遜義哀集序

或問辟世與遜世之義予曰辟世必隱遜世不必隱辟則入山唯恐不深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於天壤者是已遜則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聖人處此唯有不悔而已辟世高遜世大此聖人賢者之所由分也余姻友三無道人讀書懷古嘗輯經書中遜世之旨彙爲一

帙首取於易之潛龍蓋唯有龍德而後可以潛無龍德何以潛焉簪組不足榮禮義固無愆也從來處士而盜虛聲皆無所挾以自固者耳荷簪丈人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序列於論語中未嘗不高其誼至序逸民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清中權皆潛之義也潛之途寬故潛之義大堯夫有云卷舒萬古與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其庶幾乎

道一錄序

道一錄者何錄朱子晚年定論并陽明王子傳習錄也

何以錄二子也王子時有諍論天下士多疑之又若疑  
朱陸之有異同也故合刻之以證夫道之一夫一亦難  
言矣唐虞三代之時道統在上春秋戰國而後道統在  
下在上者禹已不同於堯舜湯又不同於禹文武父子  
也亦迥然其不同而謂顏曾思孟果同於孔子周程張  
朱果同於顏曾思孟耶又何敢比而同之於堯舜禹湯  
文武此固天下士所不敢自信者何怪乎動輒生異同  
哉道原於天故聖學本天本天者愈異而愈同不本天  
者愈同而愈異夫天大之而元會運世小之而春夏秋

冬至紛紛矣然皆天之元氣也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  
各鍾一時之元氣時至事起湯武自不能爲堯舜之事  
孔孟自不能爲湯武之事而謂朱必與陸同王必與朱  
同耶天不能以聰明全畀一人堯舜亦未嘗盡堯舜之  
量孔子亦未嘗盡孔子之量孔子集大成矣聰明不盡  
洩於孔子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聰明豈遂盡洩於朱  
子乎陽明格物之說以大學未曾錯簡論其理非論其  
人何妨於道之一曲儒以此爲王子罪案則隘矣天下  
有治有亂聖學有時有明皆天以聰明囿之人力不得

商與也我輩今日亦只定我輩今日之議論使前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黃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刪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子不必修矣傳註有左邱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國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有是理耶道之一正於至不一處見一所謂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耳流水之爲物也萬派千溪總歸於海適那幾者由陸由山由水及其成功一也內黃令張仲誠於二子有獨契焉讀傳習錄與晚年定論而見其道之一也二子自當相視而莫逆矣

且於周程張朱以證之顏曾思孟無不一也由顏曾思孟以證之孔子無不一也由孔子以證之文武禹湯堯舜無不一也仲誠謂余曰眼前地位已見得有箇不讓堯舜處在是真知道之一者矣

韓苑洛洪範圖解序

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神禹囚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燦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峯氏因律呂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始末



一參于三究於九成于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  
數備矣然禹箕分九疇而稽疑自爲一事蔡子統八疇  
而並用之稽疑何也昔者文王周公繫卦爻之辭孔子  
作兩傳以翼之雖未嘗逐卦逐爻以釋其義其所以定  
天下之業先天下之用蓋與文周而同功是故謂孔子  
非明八卦不可也謂蔡氏非明九章不可也同者理也  
不同者用也君子豈可語用而遺理哉

跋樵子陰符經輯註序

跋樵子性高潔無意仕進甲申後將以歲貢于廷去之

乃邀遊於山澤間復好爲詩每吟咏以見志揚猶龍韞  
豫時嘗招之同登嵩岳之巔愛大駮幽勝遂留連不忍  
去余曾過雍邱讀其詩知其性情之正嗣惠予長歌有  
賁笈夏峯之約歲已酉冬方山李子來復致跛樵遺言  
出所註陰符經索序余與跛樵相慕之殷者忍無一言  
以識之耶余腐儒也墳典邱索未能得一卒業嘗讀上  
古書而知攬書斷自唐虞誠以世遠言湮恐未足以垂  
信來茲反滋疑義卽如陰符一書未詳其果出誰氏所  
作而首尾僅三百餘言實足括全易之蘊其微妙之旨

人無測識故多爲隱怪奇異之流爭相冒竊而其旨愈  
隱跋樵好與方外游故樂爲抱一守黑之論而陰符之  
說自以爲可解不可解之間跋樵解人哉余題數言以  
付李生跋樵子杞人姓馬氏字某史年六十八歲死于  
方山家密令東阿李君高之私謚曰文節先生

雲隱堂易註序

前大司馬張湛虛先生自甲申杜門讀易著有易註若  
千卷逾卒之幾年甲辰余拜其嗣先生賢嗣庶常君上  
若出其藏本見示謂余辱知最深索一言弁首簡余念

庚寅過滄上里第先生卽告以大易之旨嗣後幾相過從輒出易註以示其中手爲訂竄已數易其稿矣先生學易之功與年俱進余烏能測其微哉粵稽羲畫劍道而三易迭興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名不同而變通趨時無兩義也連山首艮艮止也天下事不日新於行而日新於止惟其時止則止所以時行則行也成終成始之義也歸藏首坤坤以藏之天下事不竭於發而竭於藏退藏不密生趣所以日枯也故藏者養也坤元所以資生也周易首乾坤道陰陽也而陰陽之大唯

天地君子觀象于天地而示效法之權于君臣故八八  
之卦多以君臣之義發陰陽之蘊以陰陽之消息著君  
臣之治亂苟君臣之道立因而父子之情親長幼之序  
順而治于門內倡隨麗焉孚于聲氣應求通焉君臣之  
道不立則皇帝王伯之業廢人心壞而彝倫斁邵子所  
謂人消物盡時也故君臣者萬事萬化之原也先生讀  
易而翼之以註意蓋存君臣也夫君臣曷以存也說在  
孔子之對景公矣曰君君臣臣蓋謂君之于臣不但存  
于名與分也存于義與道焉耳時有否泰道無隆污時

乎道存各盡則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時乎道存交  
傲則臣都君俞君吁臣弗或時君焉蒙難臣焉匪躬而  
靖獻不隕于顛墜或時君務含章臣由遇巷而天澤不  
倒于屯蹇其分與義天地雖剝而不受剝于天地人事  
雖否而不受否于人事則翼註之功大也雖然猶未盡  
也謂存于名與分焉盤古而後治亂不同候而世統未  
之或絕也謂存于道與義焉則詩書所紀已揭日月而  
行之矣復安取夫註且箋疏傳義發微旨者數百家何  
更煩先生之註而且欲假註以補天常存人紀也其將

能乎夫子之作春秋也曰吾徒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是註也假筆舌以與人共明之  
不若著明于身使天下儀刑之則先生于名與分反之  
心而無慚者正于義與道得之性者厚而修之身者固  
也故發而爲言德言也豈徒騰夫口說哉何以明其然  
也先生序余曰譜常言之矣曰數能奪鬼神不能奪匹  
夫之身惟其見身者重故不苟其身曰天地人相維成  
世天地何事事天地者人也惟其視人有權故鄭重其  
人則易之大本已立故在易亦有之曰有命无咎猶是

天人參半之論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便消息生心造化在手矣夫學易而至是焉斯達易之道也夫斯可與註易也已

靜谷詩序

張靜谷者魏子蓮陸之友也所以稱魏子之友者以靜谷身遭陽九不且歌天魏子傳其行收其詩而欲不沒其友余之序之者則以魏子之請憐其非罪而求惠之言者也余按靜谷立功未見見於忻州一刺立官未見見於吟咏數章然傳稱其侗儻有大志以莫須有而縲



囚以死夫以大志而致囚死則憤懣者魂魄搏激雷電  
蒸鬱虹霓所以自痛而致人之追痛者無已也宜魏子  
之欲其爲表章也雖然功業成言論著受享已盡發洩  
無餘使懸甲者無足低徊而留連三復而悲嘆惟一斑  
偶見全豹可窺寄與片言襟期畢露雖一刺而大任可  
信也雖數章而富有可該也搏激蒸鬱可化爲奠安清  
霽矣造物之局固大而不一人之乘除於其間者亦各  
畢其局爾已竊識其禍緣保孤然其事不可居爲功亦  
不可居爲罪者第彷彿其事而論之如李子堅之王成

陳仲舉之朱震一以乘江東下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十  
餘年而李燮拜議郎一以受考掠誓死不言陳逸得免  
官至魯相亦謂有幸有不幸矣然不似程嬰杵臼之皆  
死也杵臼以死易立孤難先死以爲其易嬰則待趙武  
立乃辭諸大夫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不然  
彼以我事爲不成亦遂死曰死於十五年之前嬰死于  
十五年之後咸至死而其事始完心始遂古人之視死  
如節有以也然則靜谷之死固不必問其爲易爲難第  
以此致死方之古人無憾返之本心無愧可洒然於九

泉矣魏子亦可慰其友矣

贈王恢嬰序

甲辰余自蘇門歸里因憶棄廬而旅者二十餘年矣昔  
之少者已壯而壯者遂多衰老至姻譜老友皆凋落無  
存獨王君恢嬰年滿八旬尙巋然如魯靈光神明愈壯  
健飯強飲遙望五峯宛然神仙中人蓋中之所得者深  
不與服食運氣之術比也君負才多學有志當世之務  
方蒞仕臨邑力卻舊例歲省民金踰萬且鑄石以杜後  
來閭邑快之其在魯也當逆闡盤據人咸指爲異途君

毅然單騎自往所至招撫山寨獎諭忠義爭率所部來  
迎至則綏徠有法守禦有方數郡咸以魯爲歸今魯志  
載保城擒僞之事凜然有顏平原遺風焉甲申後補邠  
一載遂以醉臥失迎上官罷歸來三徑無伎乃攜家人  
五峯山蕭然四壁日唯飲泉聽石寄情酒杯書卷絕無  
慕聲利援交遊之念或采藥入林或彈琴陟嶺足跡不  
離山者今且二十年子餘祐以舌耕代負米嘗奔走千  
里百里外公不以榮祿祝子孫故以東脯作鼎養也五  
峯之山相傳王與五子避莽亂隱於此余嘗與同人數

棲其下浮家以後遂不復問津乃茲山多緣人借高賢  
之栖遲又未嘗有隱士高人之目昔管邴在遼東結廬  
徧山谷管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時事度以下人皆  
安之原好清議格物遂致逸歸夫清議格物非不美之  
事也至不能安其身若幼安者真可謂能過人者也全  
身善世而復享大年陸文定嘗言士大夫於世法中唯  
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公生平旣得文定壽命之原  
而復得幼安處已之道其獲期頤而享清福自不待腐  
儒之喋喋已

北學編序

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偽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

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蚤歲掛冠亟亟以表章前喆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

洛學編序

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蜿蜒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龐淳樸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的學者於人倫日用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

後之統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  
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  
大識小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峯每懷思往昔悵微言之  
未泯念絕學之當傳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卽以病請致  
我斯道爲已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  
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卽得表前儒以  
興起後學如射者之趨的必期于度如舟子之涉海必  
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南北海心  
同理同又何有於洛以暨濂與關閩耶蓋學以希賢希



聖爲歸而其最初發願一直便到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力之偏全自不能強之同迄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容城縣志序

上谷屬邑二十容城僻處一隅右倚郎峯左繞白河夙昔懿德嫩行率不乏人而劉靜修先生之理學楊椒山先生之忠節不徒光邑乘而且以照耀天下馨香奕世他如山川城池土田壇壝官師科目藝文諸類歲久勢變損益不一無一不待賢使君之修明以準制而合道

當結繩采地之後補銀於順德撥地于阜城借外助以  
全本地而曹州江泰鄰令君清丈餘地期蘇民困又除  
豁莊基墳地壕塹道路訖土田變矣請事亦率因之變  
革詳核者或至廢弛防維者或至蔑棄淳朴不無澆漓  
饒洽漸滋彫敝升降在世道休戚在民生可念也可志  
也玉峯趙使君起敝扶衰軫憐獨旌節孝修城池革火  
耗而又範俗程士崇舉正學凡历年廢興之事所爲條  
列而詳著者無不可以示法示戒去俚去浮彬彬乎信  
史美觀也然於人物之鼓舞尤見實用焉蓋自劉楊兩

先生樹幟於先如靜修及門梁至剛劉英李蒙等他如  
五經進士隱居林尖之胡炳南一時興起羽翼不孤迨  
其後疏請從祀之李希直張希古皆其表表耳目者嗣  
是一節一長之士率仰顧前哲不敢有外名教使君偏  
全畢錄大小兼收已足深人觀感又復加意理學率紳  
士時習而講明之將見劉楊兩先生興起於前使君同  
揆於後闡揚警策希企往昔將以昭示後來撐拄天地  
豈特一邑乘之關係已哉

夏崇集卷四

崔允之謹校